

未完集



民國廿一年十月再版
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實價大洋八角

目錄

上海的鳥瞰·····	一
南行預記·····	一七
憶西湖·····	三五
憶亡師·····	四三
百分之五·····	五二
雜記·····	六四
萬事結尾雜·····	六九
忙·····	七五

去……………八〇

民族的反抗性……………八二

女人與葱……………八五

麻雀與情信……………八八

閑干……………九一

如是我聞……………九四

范朋克之死……………九八

上海的鳥瞰

一 如此上海

申江的潮流，四時不停地滔蕩於黃浦灘邊，大小輪船像馬路上行人一般來往不絕，汽笛的聲音，也就一高一低、忽遠忽近的相呼應，加上江海關佈告時刻的鐘鳴，一切複雜的聲浪，把空氣撼動了！

我們對於上海的感觸，印象最深的應是黃浦灘。因為我們旅客無論來自太平洋，大西洋，長江，珠江，或渤海，大多數由黃浦灘的碼頭踏上上海的土地。尤其不能忘記的，將到而未到時，漸近

漸清楚地望見江濱的大建築，相連峙立，彷彿並肩比高。這些洋房的面前，蜿蜒着一條寬敞的堤岸，車馬馳逐其間。——一瞥之下，我們就確信上海是東方第一大的都會，而且在世界重要商埠黃中，不出六名外。

都會，是現代人力創造的一種成績品，在東方精神主義者心目中，對於物質文明，也許表示不滿，還未嘗沒有理由。就舉上海的黃浦灘來講，堤岸雖也有幾叢樹木，可是舟車喧闐，把鳥兒嚇得不敢棲止，天然的地土，被人工修改，完全失了本來面目。只見貨物上落，人事倥忽……人是感情的動物，在這個物質的環境中，感情彷彿有隱滅之憂。

其實不然，黃浦灘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地方：

「車到黃浦灘的時候，東方的天上，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，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，又要登上她的征程了。」

上面一段，就是郭沫若在「歧路」文中，寫他送妻子回日本去的光景。別離，別離，黃浦灘是多少離人臨別依依的地方！無數離人的眼淚，滴落江中往海流。多少年老的慈母，送兒子到外洋去，今生不知有無再見期；多少青春情侶，此番斷腸之後，不知千里之外，伊人是否境變情遷；多少朋友，握手告別，雖不至於嗚咽：總覺一陣悵惘湧上心頭，不由的輕嘆聚散如浮萍！

同時，黃浦灘又是一個歡遇的地方。登岸的旅客，和江干相接迎的人，雖在烈日之下，或在陰雨中，他們都一輩子的歡容滿面。黃浦灘的景象，足以代表上海，使我們知道她是一個現代化物

質文明的都會，同時是情調深長的地方。

一一 世界知名的路

上海重要馬路的定名，有一個通例，但凡南北橫線取省名，京西縱線取城名。由黃浦灘朝西直上，最大的一條路，就根據現在的首都而名爲南京路。

上海之有南京路，好比中國之有上海一樣明顯。這條路名處處有人知道，一則「南京」兩字很易記（日本土話竟稱中國人做「南京樣」）？二則自從五卅慘案之後，南京路在歷史地圖上劃上一條紅線，三則——根本上說——南京路是商業繁華的中心點，正如蘇梅女士作的「南京路進行曲」書中幾句說：

「飛樓百丈凌霄漢，車水馬如龍，南京路繁盛誰同！」

天街十丈平如砥，豈有輕紅飛。

美人如花不可數，衣香鬢影春風微。

這條路的商店，店面裝飾很講究，寬大的玻璃櫥窗中，五光十色，什麼都有。上海的旅客，不妨在燈火燦耀的夜晚，溜覽兩旁櫥窗，足以增加美術興味和貨物見識，獲益一定不淺。

中外通商事業，使上海成爲世界有數的都市。無論那一國，與異邦最多接觸的地方，必最發達，所可惜者，中國商埠之開闢，由不平等條約產生；尤其可惜的，我們經濟落後，對外營業的權利，進出比對起來，總是吃虧的。通商愈發達，我們經濟上損失愈大，與歐美日本成反比例。長此以往，倘若工業不極力發展，整個的國家就一天比一天貧窮，一年比一年困乏！這就是民生前途的隱憂。

三 汽車和家庭區域

南京路之西南，由英租界的靜安寺路通善鐘路而入法租界，這一帶，是大部分外僑和華人富戶的居留地。馬路因行人稀少，愈覺寬敞，空氣也就清爽得多，尤其是深秋的黃昏，落葉逐西風，着地有聲；斜陽微弱的餘暉，把路旁兩列樹木的影子投在地面。此處離南京路不遠，而景象竟然兩樣。

這一帶行人雖少，可是每日上工和放工的幾個時刻，千百汽車連串往來，因為西南一區，既多商家住宅，來同於家庭和轉事處之間，汽車之多，是必然的事。

胡適博士說過，看汽車的多少，可知文明程度之高下，這話很有相當道理。雖然在只有大貧小貧的中國，汽車似屬貴族奢侈品，

可是根本說，坐人力車比坐汽車奢侈得多！因為世上最寶貴的是人的精力和時間，那麼，坐人力車既費時間，又耗人力，而汽車只須撥動機器，燒多少油、事半功倍，豈不是經濟得多嗎。

記得從前編北伐畫史，收到一幅國民軍在鄭州歡迎馮玉祥的照片，攝影記者來信述說，當時馮玉祥不肯上汽車，終於由張發奎等把他抬上去。後來馮氏到了南京，據說，他見中央政府有十四輛公用汽車，便對譚主席表示覺得太奢侈。譚主席不忍駁他一片儉樸心，只勸他到上海逛逛，意思他若見過上海的情形（尤其是在下午一點鐘到靜安寺路看看，）就不會覺得中央政府汽車太多了。馮玉祥之不肯坐汽車，與士卒平等的精神，是好的；至於說到中央政府十四輛汽車也太多，那堂堂中國未免太可憐了！照這樣推論，現在

與俄羅斯打仗，也不要用機關槍吧。因為機關槍每桿千多元，很奢侈，要說儉樸，何不購用從前每桿十元的老式火藥銃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據現在的統計，美國機器發達，一個人的生產能力抵當我國三百人；我們人口，雖比他們多三四倍，而生產力只等於他們幾分之一，因此我們天天落後，因此西北人民要吃樹皮草根。就算中國人所有汽車都賣了，拿那筆錢去賑濟西北饑民，可是那筆款轉眼銷盡，結果仍要吃樹皮草根。平等的目標應該把低者提高，使人人都得享受。我們對於有汽車的人，不希望他賣車濟貧，只希望他們特別努力謀生產，漸漸影響所及，使將會汽車變成鞋襪椅子一般平常；人人有飯吃，更不在話下了。

旅行雜誌編者叫我講上海地方，上面一段不覺撐橫了，實因不

能已於言，離題之處，請閱者見諒。

且說上海西南一帶是住宅區，與商業區分離，原有一種好處，那便是家庭生活和職業生活劃分清楚。舊式中國的衙門和商店，往往與住宅合在一起，弄到辦公的時候，可以聽聞妻妾兒女的喧聲；放工的時候，自然不樂於等在家裏。結果家庭快樂和辦事效率兩相牽累，實在是最不上算的事情。關於這一點，組織新家庭的應特別注意。雖則靜安寺路和法租界華麗的洋房，不是人人所能設備，但大小不拘，總要造成一個有家庭意味的家庭。那麼白天儘管疲勞，一回到家裏就身心安適。正如流行曲 *My Blue Heaven* 的幾句所謂：

You'll see a smiling face,

A fire place,

A cozy room;

A little nest that's nestled

Where the roses bloom.

室內圍爐談笑，

屋雖小，

十分舒暢。

好比花園不在大，

有花自然香。

四 烏龜池畔

法租界之東南，是上海城的故址。這個區域，大概以城隍廟爲中心。在五國勢力共管的上海中，南市是純粹中國所有地。市政警

政都由上海特別市政府辦理。而且居民習尚，頗能保存本色古風，所以外國游客到上海必到那裏觀光，尤其必到城隍廟，看許多善男信女燒香問卜，或上廟旁的茶館參加啜茗。——余生也晚，反正以前還是四五歲的小孩，對於前清的景象不大了，可是看城隍廟現在情形，使我幻想，此間二三十年來，無大變遷，除了男子頭上沒有辮之外，其他景象，也許依然如故。

城隍廟裏有一度九曲橋，橋下一個泥池，裏面養着千百烏龜，據說牠們居留的年代，和池畔許多家族居留年代一般，非常長遠。這話說來不大好聽，似乎有點侮辱嫌疑，可是不客氣的說一句，看城隍廟左近沒有新氣象，就知道大部分居民守舊，但凡守舊而進步遲慢的人，就像烏龜！雖然住在那裏的不是人人如此，並且據我所

知其中還有幾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，但鳥瞰而看，這一區的狀態比上海其他區域，至落後二十年。南京路許多店面燃着新發明的 Neon Light，城隍廟仍舊掛起紅燈籠；新書新報在中區北區暢售，而城隍廟左近一列書攤，都是賣舊書——賣那只可當作古董珍藏而與切實人生無大關係的舊書。

再放寬點眼光，所謂中國古風，和世界趨勢比起來，有如龜兔競走（非古典的）。我們蠕行，別人飛躍；飛躍者愈跑愈快，蠕行者反有睡意。別處飛機也嫌慢，九曲橋上的先生，却還拱手彎肩而閒步；當國際科學大會演講討論，勞動政治會議場中正在雄辯的時候，城隍廟旁茶館上的大國民，泡了一壺菊花龍井，磕着瓜子，一唱三嘆的說道：『浮生若夢，世事如煙，吾輩遊戲人間耳！』

五 「生之欣悅」之街

蘇州河之北，以郵政總局爲起點，直通到虹口公園，這條大路名爲北四川路，也就是我現在所稱爲「生之欣悅」之街。

若問上海那條路最繁盛，當然首推南京路。然而北四川路彷彿「樓不在高，有人則靈。」單以都市生活爲觀點，北四川路在上海應該首屈一指。這條路一帶，影戲院不下十間，跳舞場十餘所，食物館——尤其是廣東食物館——大小不計其數。

這條路豐富而不單調，不但什麼商店都有，就是禮拜堂也有五六處，數目爲其他各路之冠。還有一個特點，幾間有名的中小學校開在此地，每天許多男女學生往來，把這條路點綴得分外生色，足以消除市井氣。